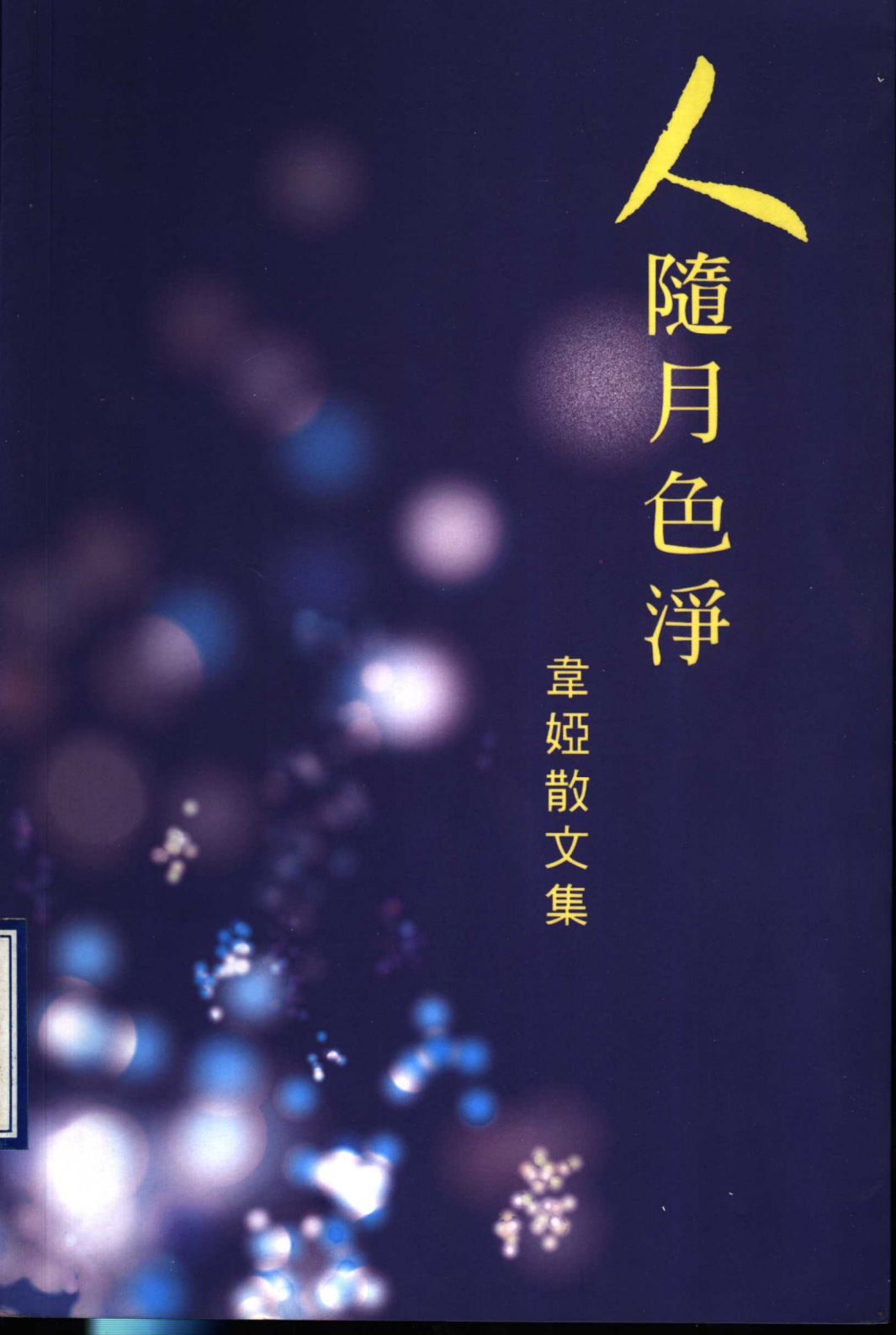




人

隨月色淨

韋婭散文集



人隨月色淨

韋婭 著

21世紀人文出版社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本刊物所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均未經香港藝術發展局作技術性認可或證明確實無誤，亦不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之立場。

人隨月色淨——韋婭散文集

作 者：韋 婭

香港銅鑼灣郵政信箱31325號

出 版：21世紀人文出版社

香港銅鑼灣郵政局信箱31096號

電話：852-2650 8023 傳真：852-2563 1953

責 任 編 校：馮艷珊

封面及插圖：陳 功

發 行：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荃灣德士古道220號荃灣工業中心16字樓

電話：852-25230105 傳真：852-28104201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國 際 書 號：ISBN 962-85921-5-7

定 價：港幣50元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目

錄

序	韋婭的精神家園	陳家春.....	1
---	---------	----------	---

上 輯

人隨月色淨.....	6
訴說的風箏.....	8
在語言的表象背後.....	11
踩着冬日的落葉.....	14

七月的話題.....	17
落差.....	23
浮生今夕倍相親.....	28
滿地淡黃月.....	34
落花徑裡得泥香.....	37
曲水流觴千古勝.....	40
一道遠古的憂鬱.....	44
開心一族.....	47
歌之懷想.....	50
車廂手記.....	56
香港，你的明天是什麼.....	59
媽媽，不要害怕.....	62
鶴魂.....	65
拾起不安的碎片.....	68
給我的朋友們.....	72
歲月如歌.....	79

下 輯

戀之三題.....	83
望一眼，那星空.....	92
在空隙裡.....	106
那個多星的夜晚.....	110
窗.....	116
春語.....	118
黃昏.....	121

送你一絮快樂.....	124
灰色的，白色的.....	130
風，在窗外.....	133
認錯.....	137
全能冠軍.....	140
花名兒.....	144
音色.....	147
心靈空閒時.....	150
甘筍汁裡的笑意.....	152
我的歌兒臨照着你.....	157
那一次出門.....	159
心有千千結.....	162
淚囚.....	164
紛飛的思念.....	167
微風解樹語.....	169
那一雙黑亮的眼睛.....	172
草葉上的歌音.....	176
一千年後我和你.....	179

序：韋婭的家園

陳家春

戰爭，恐怖，滿世界的硝煙；瘟疫，惶亂，愁雲鎖城……

家中的小角落裡，韋婭正搜索枯腸，修訂往日的手稿《人隨月色淨》，這一冊散文集就要臨產了，她硬是把窗外的世界拋撇腦後，靜靜地守護着這方寸淨土。

失眠之夜，一眼又瞥見放在案前的韋婭手稿，不禁啞然失笑——她叮囑再三代為作序，已拖延多日了。

記得曾為她的第一個集子作過短序，星月流轉，一晃已是五載。由“那夜的情緒”到“人隨月色淨”，同是以“夜”作背景，不同的是，前一集是黯夜中的訴求，傾吐的多是兒女情懷，透露出一抹深藍色的憂鬱。後一集子，月亮依舊，那伊人卻已走出森森陰霾，浸潤在一片清輝下。是月色淨化了人，抑或是人感化了月，你盡可自由解讀。

手上這部作品，多了點成熟，多了點對生命的思考。在那淺淺深深的憂鬱的水波下，顯現出對人的生存狀態的終極關懷。

關懷。

韋婭還是那個韋婭，她坦誠，率性，毫不矯飾，直面人生，平日耳聞目睹，情思感興，全都由心底流瀉出來，自然天成。她最是愛月，無論是太平山上望月、林村河邊窺月，抑或是西子湖畔弄月，風采各異，卻無不與其一己之心相印，無一不是其心像之呈露。這天然豐盈的心像，正是韋婭美文的特質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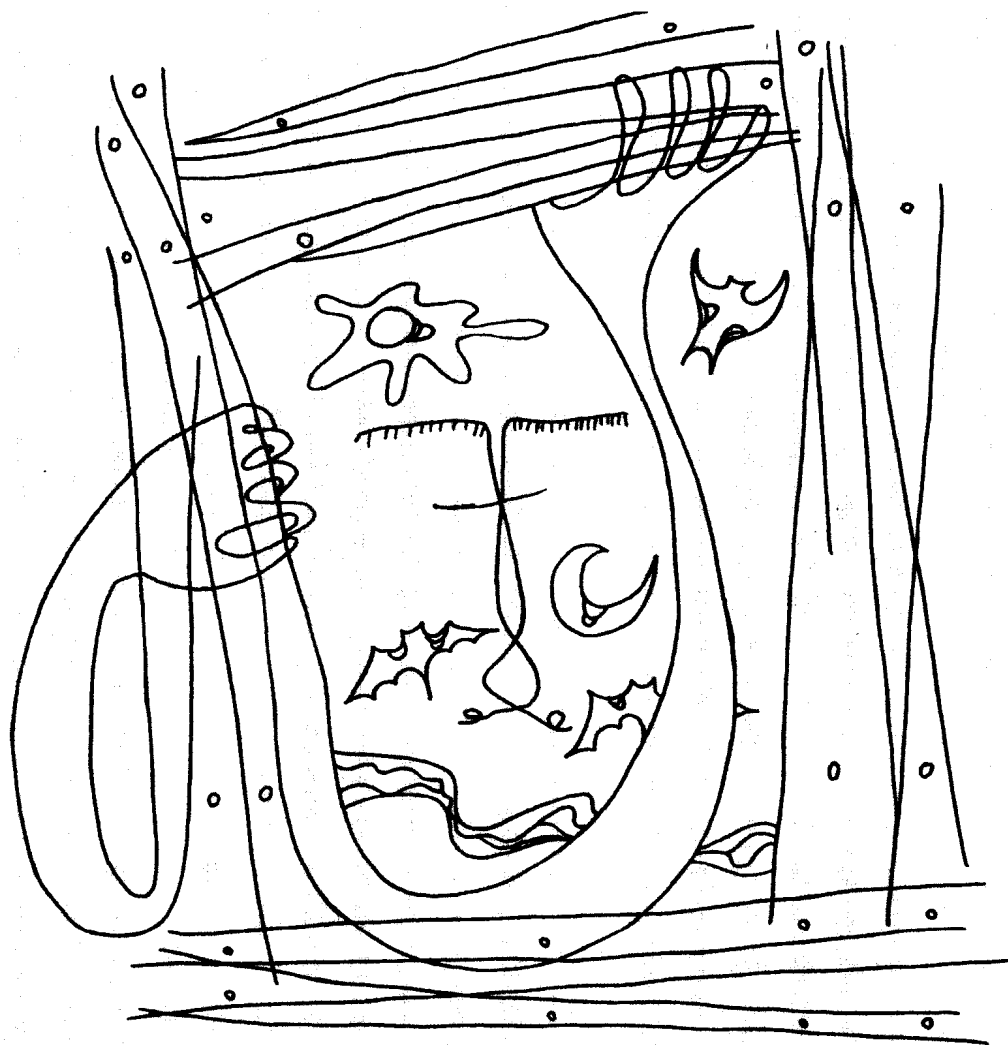
說到“美”字，不能不審視一下這本集子的語言之功。西人曾有一箴言：“語言是存在的家園”。韋婭可謂深諳其道。自從她與文學結緣，她便將身內與身外的“存在”附麗於語言之上，在文學語言中覓得精神家園。在她那裡，語言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工具”，而是靈魂寄寓的實體。她愈游刃於語言之中，愈發出“文字難以窮盡思想”（《在語言的表象背後》）的感嘆，因而將文字視作自己藝術生命的依托。有了這樣一分自覺的認同，加上對漢語的摯愛，便更深陷於文字書寫的狂熱之中了。

打開韋婭的篇章，最先為之感動的，往往不是其情其思，而是百變的語流，是惟美的辭采，靈動的鋪述，機智的演繹。在捉摸不定的表述後面，時不時地爆出閱讀的驚喜，以致令人在她那紛繁而婉曲的符號密碼裡迷路，竟然“得語忘意”，樂而忘返。也許，你會發出一份訝異，她是如何將那些相反相成的語言元素摻和翻轉、揉合重鑄的，諸如華與樸、豪與婉、虛與實、奇與正、隱與顯、急與徐、疏與密，宏與細……她將心境融入語境，又讓語境昇華心境，由此而編織出韋婭特有的精神圖卷。

“望一眼，那星空”，她這樣指引着，讓你去遠眺，同時也去窺探她心底收藏着的大千世界，那麼遠，又那麼近；那樣小，卻又那樣大。輕輕地步入韋婭這方寸之域，不要喧嚷，無需詮釋，一個靜謐澄明的天地自然浮現，何需為恐怖顛狂的窗外世界所困囿？

寫於二〇〇三年四月的香港

上輯



人隨月色淨

太平山並不遠，就擱在港島的臂彎裡。一輪冰月高懸，映出山的輪廓。隔一灣海水望過去，那山野染上了今夜最誘人的月色。近處海風微盈，浪花拍打着堤岸，細細微微，像是怕擾了誰人的夢。沿着碼頭的長廊信步而去，對岸島上成群的燈盞，閃閃忽忽，如無數隻頑皮的螢火蟲，飛湧而來。直鬧得人滿心歡喜。

我是在傍晚上山頂的。

坐上有古老情調的纜車，沿着山坡扶搖而上，不一會兒，就到了。沿曲曲彎彎的山道前行，嶙峋的山石上草木叢生，偶有荊柯暴露的根骨，儼然如鶴髮童顏的老翁，耐不住寂寞似地，欲與行人拉扯。轉過南山，不遠處忽然跳出一灣碧海，浩瀚淼遠。那些華美的別墅、漁港和公園，全在山彎下那濃密的綠蔭掩映之下，看不見了。眼下，極目以內全是海，那深心永不安寧的、深藍色的海。抬頭間，清月高掛，映得山林明淨如洗。忽然覺得，人、海、雲、月，相距雖

遙，卻因着這清輝下的無瑕無垢，因着那無聲無息的純粹的藍，彼此如此親近。近得可聽見海的呼息，可悟出月的涼意。好像舉手就驚飛了月，抬腳就嚇走了海。靜靜地，什麼也不說，那月似是有聲，海卻是無語，人竟癡癡地不肯前行了。

哦，怎可棄這心境，怎能拋這光華！

燈色與暮色齊來。那燈火熱鬧得誘人，像是誰在北山腳下撒了滿地的星，星群中流動着五彩雲帶，鋪過來，溢過去。緩緩地，熱烈而執着，尋不着哪是雲帶之源，哪是星群之根。月華下，隔着海峽，可以遠眺遙遙的九龍，那兒的燈河凝止着，彷彿在微顫中等候遲歸的伊人。不安，而且激動。

心撲撲地跳，為這純淨的時分，為這燥動不安的星的河流，為這熱烈而多情的城。歸途中，總惦着那山頂上吞吐的月、呼吸的海，還有那淨月下不肯棄離的心情。

原載中國大型畫冊《讓美好成為永恆》新華出版社，1999年
本篇選為香港2002年全港大學生普通話朗誦比賽誦材

訴說的風箏

日子一天天翻過去，舊事如紙頁般也一頁頁淡去。

驀地，撞見了你。

熟悉的名字，熟悉的語調，熟悉的筆伐。小城裡任教的短暫時光、小屋裡攀談的三兩話語，瞬時間都抖落出來，在蒼茫的視線裡留下了一條曲曲彎彎、濃濃淡淡的痕跡。

世間如此狹窄，在同一本月刊裡，我們的名字竟擦肩而過。

哦，時光匆匆，腳步匆匆。十多年了，你好嗎？

說是要去北京讀博士，不記得為什麼沒去送你。大約是因為忙，或許也因着那顆單薄的心正為揪心的事兒傷痛着。告別的時候相約着通信。信總是極短的，寥寥數語，寂寂幾行，知道了些簡單的情況，默默地看了，讀了，放下了。薄薄的紙頁，仍是含了些關切，蘊了些期待。逢着訴說的話多了些，聽着的一定要給些勉勵的。雖不見人面，卻如同坐在眼前一般，細細絮絮，輕輕切切。為那水一般淡泊的日

子，添了些鹽。

後來我遷往南方的小城，那細微的訴說像放飛的風箏，在空中飄盪着，召喚着，牽引着。直到有一天，信中說你將去美國留學。也許，那個國度對我來說既陌生又遙遠，一片汪洋相隔，風箏的線就攔淺在那遙遙的海岸邊。

而那些勉勵、那些期待卻深深淺淺地印在足下了。我還真的投入了“寫”。寫小說，寫散文，寫新詩，寫的盡是自己胸懷裡的那顆心。不知怎地，詩卻是最心愛的。明明曉得那詩不是自己可以玩得好的，卻仍飛蛾投火般撲進去，知是任性，偏又由着它。這詩心敏感而憂傷，並悄悄地濡染着散文，竟連小說也沾了些詩情去。

最愛是書，那個冬天，第一次在光潔的書架上發現你的名字。伸手取來，輕輕地翻閱，呼息暢快起來，書中展示的是一個離我很近很近的人文世界。多年的磨礪，你如一劍傲梅出落得不同凡響。讀着，好親切，心就暖起來。於是，再去書店時，便多了些留意，多了份期盼。果然那名字常躍出來，偶爾在雜誌上，偶爾在書脊邊，時爾評論，時爾散文。雖不繁多，卻這兒那兒地撞見，心就特別歡喜。參加些作家活動，那名字又不經意地從別人嘴邊跳出。便真覺得你就立在那兒，在許多不期而至的時間的邊緣。

讀你的文章，想着你那爪哇堂的紅磚房裡的趣事，還有你窗前的那顆龍眼樹——你每天的觀照，你的心血參與了它的成長——你這樣說。你還說：“但它祇是長它的，與你無關。你明白了，你有一種東西與它在一起成長。那是一種心態，一種寧靜、淡然的平常心。”你談的是龍眼樹，我卻讀

出了更多的含義。忽然想到，如今世間一切都流轉得飛快，常會感嘆昨日同席的朋友，現已全然不知去向，而能在書間相遇，惟有弄筆者了，這豈不真是文人的快事？

那會兒隨意起了個筆名，用了，慣了，也就不再提自己的原名。想你並不知道這個人就是當年那個紮兩條長辮兒的女子吧？若是有一天，遇着了 you，該多歡喜。心下便真想寫封信，卻終於忍住了。留待那個時候吧，讓我們相見。願那隻訴說的風箏輕盈起舞，不再飄落。

原載香港《純文學》2000年1月號

作者手記：

《純文學》刊登了我的作品，雜誌一寄到我便翻閱起來。我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一個熟悉的名字上——程文超。頓時，往事猶如飄散的花絮，映滿窗前的水池。當晚，浮想聯翩，伏案而作此文。《純文學》主編王敬義先生是位有心人，來電告知，文超現為中山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如今雖疾患纏身，仍不息工作。聽後頓時令我熱淚盈眶。後來我與文超兄終於見面了。他是我所見的一個最堅毅的人。

在語言的表象背後

在創作的空隙裡，我時常會冒起一個念頭：文字難以窮盡思想。語言一旦出現在紙頁上或人們的口中，它就被釘在那兒，成了一個僵死的標本。而人的思想卻在馳騁飄遊，因而，文字總是無奈地浮泛於人類的思想之外，作為一種存在的外形，捕捉着痛苦掙扎的靈魂的影子。

在瞬間語言的表露中，在高低音階的傳遞中，我感到語言的無力。還記得，“九一一”事件中那飛行在高空的人們，在確信自己即將遭受恐怖行徑時，他們不得不拿起惟可以與地面聯繫的電話，按通一個號碼，留下一句：I love you！

所有的人，都用了同一句話。

“我愛你。”

許多人都對此感慨萬千，說是那些遇難者留給世上的最後的愛，是他們對至親的深情表露，是他們對生命的“崇高敬禮”……